

让原力使你着魔： 论星球大战的世界观

作者：罗伯特·维拉德

翻译：张宇红

概要

近四十年《星球大战》电影的传奇故事迷住了世界各地的观众。随着《星球大战》最新三集的上映，《星球大战》依然保持着文化上的重大影响力和标志性。它的音乐、音响、视觉效果、人物，以及丰富的商品，使数以百万计的观众产生共鸣。但技术才华和商业上的成功并不总是等同真理。《星球大战》的世界观乍看好像跟基督教的道德很一致，比如善与恶的存在、寻找人生的意义和救赎，以及对美德的追求。但事实上，《星球大战》充斥着非基督教的世界观因素，包括诺斯替主义、道教、印度教、佛教、东方冥想主义，以及神秘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等因素。例如《星球大战》假定两种对立的力量，即称为“原力”的阴阳之间的平衡——电影里的这个主线与道教有许多共同之处。《星球大战》里的另一个元素是从印度教借鉴来的一元论的泛神论。此外，《星球大战》中有极多的神秘因素，并各种涉及原力的讨论和训练。星球大战的神秘因素包括心灵感应、心灵遥感、读心术、招魂术等等。此外，当涉及到认识论时，星球大战的知识基础根植于主观感受，它常以精辟的告诫，如“要感觉，不要思考”来催逼观众。《星球大战》的世界观在很多方面非但不符合基督教，甚至与基督教截然相反。这些电影也许很有娱乐性，但是电影宣称的信仰、现实、知识和道德都不符合真理。

在很久以前的 1977 年五月，导演乔治·卢卡斯推出了轰动一时闻名全球的电影系列大片《星球大战》。最初只有三部影片，但从 1999 年起又推出了三部新片¹。2015 年末《星球大战第七集：原力觉醒》将会推出，接着的两部新影片将会在 2017 年与 2019 年推出。《星球大战》电影系列的巨大影响力不仅限于孩子，也包括全球各地数百万的成人。凭借着惊人的电影特效、典型人物和史诗般的故事情节，《星球大战》不仅在电影界，同时在销售、主题公园、视频游戏、书籍、电视节目、连环画小说，以及哲学和宗教领域都保持重大的影响力。在 2012 年，媒体帝国迪斯尼用四十亿购买了卢卡斯电影公司，包括星球大战系列的所有版权，从而持续宣扬星球大战的世界观。在《星球大战》第四集《新希望》上映之后的四十年，《星球大战》系列及其各种各样的衍生产品在人类的共同经验方面依旧保持着全球的影响力。六部电影的票房总数超过 44 亿美元²，其衍生产品的销售收入估计为 270 亿美元³，由此可见《星球大战》拥有相当大的影响。本文将评论星球大战的世界观，主要集中在其形而上学的观念，同时也触及其道德观和认识论⁴。

评论新文艺

有些人可能会反对这样的分析，认为《星球大战》毕竟“只是”电影而已。一方面来说，我们可以享受这些电影带来的娱乐，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留意电影里潜在的理念，特别是因为它们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电影可以对我们的世界观，即我们如何看待和理解现实，产生巨大的影响。没有任何媒体，无论是电影、艺术、文学，或音乐，是真空存在的。总之，任何理念都会产生效果。

此外，电影在许多方面都属于新的“文艺”形式。当今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从印刷为主要的时代转移到了以电影为主的娱乐时代⁵。这种极大的转变要求护教者适应现实，尤其是学会怎样诠释电影。我们必须学会把以前应用在印刷品方面的解释学的技巧和分析，应用在电影上。

但是我们应该如何评价流行文化呢？⁶ 弗朗西斯·薛华在《艺术和圣经》里提供了四种评价艺术的方法：“（1）技术优势，（2）合法性，（3）学术内容、世界观，（4）内容和形式的结合”⁷（强调原创）。毫无疑问，《星球大战》推动了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前三个电影，都是在计算机合成图像之前。当时乔治·卢卡斯和他的团队必须获得创新的途径，把史诗性的材料在大屏幕上呈现出来。正是因为技术领域的卓越成效，《星球大战》证明了普遍的恩典，即由于人类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每个人都拥有通过卓越的成就为人类作出贡献的能力。例如，《星球大战》拥有精湛的音乐、音响效果和视觉艺术等等。

与艺术评判相关的有效性是指“一个艺术家是否诚实地对待自己和自己的世界观，还是因为他创作艺术只是为了赚钱或为了被人接受。”⁸ 应用到电影制作方面来说，就是电影制片人是否以某种方式被“收买了”，或因妥协而损害了他们的理想？即使粗略地研究一下乔治·卢卡斯和他在《新希望》中的创作，也可看出他对自己艺术的执著追求，包括整个故事背后的哲学理念。⁹

薛华也问到哪种艺术形式最适合传达艺术家的理念，特别要看“艺术家如何适当地使用这种形式传达其信息。对于那些真正伟大的艺术作品，其形式和内容是彼此关联的。最伟大的艺术适合其用于传达世界观的形式。”¹⁰ 考虑到电影作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一种娱乐形式，结合卢卡斯完美运用电影媒体的能力，你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电影确实是《星球大战》的最佳形式。

最后，艺术品到底应该表现怎样的理念，而这些理念到底正确与否呢？“对一个基督徒而言”，薛华认为“通过艺术呈现出来的世界观必须符合圣经。艺术家的世界观不能免于上帝之道的评判。”¹¹然而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能对所有非基督教的作品都置之不理。毕竟真理可以跟错误共存。鉴于普遍恩典的普遍存在，甚至是绝望的存在主义作品，也可以通过帮助人们看到他们离开上帝的绝望无助而产生积极的贡献，从而促使他们寻求人生的意义。

本文的其余部分将集中于《星球大战》电影的学术内容，特别是其哲学和宗教理念、他们的含义，以及与基督教的比较。首先我们要问：“《星球大战》能有什么益处吗？”

原力能有什么益处？

虽然有些基督徒过分称赞《星球大战》的好处¹²，事实上这些影片中确实有一些积极的元素。首先，星球大战中的英雄们往往都寻求智慧。卢克·天行者，典型的年轻英雄，他确实渴望在智慧上学习和成长。他从年长的绝地武士欧比旺及后来的尤达寻求指导。智慧是无价之宝，正如圣经中反复强调的（例如箴言 8），但是我们必须带着洞察力寻求智慧。第二，《星球大战》中的人物常常有行善的愿望。他们看到苦难和不公，他们希望改变，或者推翻腐败的帝国，或者解放奴隶，或者抗拒压迫。第三，电影中的某些人物决心与邪恶作战。你可以看到他们反叛恶魔达斯·维达，以及设法摧毁那个能毁灭行星的死星（新希望）。第四，有时人物做出无私的行为，为别人牺牲自己。例如在《新希望》中，奥比为了让他的朋友们逃离而冒着牺牲自己生命的危险，后来又心甘情愿地让达斯·维达击杀了他。第五，电影表明信仰和真理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旅程，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忍耐到底才能走完旅程。例如，在《帝国反

击战》中，卢克接受训练，要求他直面黑暗的恐惧，以及下决心即使失去一只手，也要帮助他的朋友。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说，“真理不是你可以轻松地、快速地取得...你必须经过历练、征战和忍耐，如果你是为自己获得真理。”¹³ 最后是对胜过诱惑的称赞，特别是提到那些拒绝原力“阴暗面”的人物。

《星球大战》的世界观

星球大战的世界观是混合主义。就像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及其后的新纪元运动，《星球大战》混合了不同宗教和哲学的多种元素。¹⁴ 不幸的是，当一大堆语无伦次、矛盾的想法堆积一起时，这种情况通常会发生。因此，《星球大战》几乎无法呈现一个统一的世界观。有一些元素把《星球大战》的哲学观结合在一起，例如：“原力”和平衡“原力”的渴望。但是作为一个整体，《星球大战》的世界观是各种理念、宗教和哲学的混合体。这些理念无法很好地汇集在一起，更无法融合在一起。

《星球大战》的哲学和宗教有哪些呢？

- 诺斯替主义
- 道教
- 印度教
- 佛教
- 冥想主义
- 神秘主义

透彻地评论每一种观念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然而我们不妨简要地提及他们在《星球大战》中的表现，以及他们跟基督教的相关性。

诺斯替主义

诺斯替主义的一个关键方面是它认为物质是“坏的”，而精神是“好的”。在《帝国反击战》中尤达说：“光剑的存在是我们，而不是粗糙的物质。”与此相反，基督教并不反对物质。正如 C.S 路易斯所说：“上帝喜欢物质。祂发明了它。”¹⁵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早期基督教教会对待诺斯替主义的态度，正如约翰一书 1：1“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基督不是一个简单的灵体，祂并不试图告诉祂的门徒们“肉体是坏的，精神是好的”。相反，基督确实以肉身来到世间——道成肉身。

道教

道教是中国哲学。道教的一个基本观点是阴阳二元论，即阴阳是“相反的，但同时自然中相互平衡及相互作用。”¹⁶ 在《幽灵的威胁》中讨论了“天选之子”引起的问题：“你指的预言是谁将会为原力带来平衡？”在克隆人进攻时，有一个人物对欧比旺说：“如果这个预言是真的，你的徒弟是唯一可以恢复原力平衡的人。”在《星球大战》的世界观里，原力由光明与黑暗两面组成，但其目标却不是看这两面真实的好或坏，绝地武士的目标则是平衡原力，就像阴阳平衡一样。虽然有时候有些人批评基督教持有二元论，但这是错误的批评。上帝和撒旦是冲突的，但这在圣经中并没有以任何方式被描绘成二元论或道教。上帝是宇宙及其中一切的全能造物主，而撒旦却是一个被创造者，是有限的存在。

印度教

印度教是一个信仰广泛的宗教，它允许一定程度的多样性。然而当涉及非二元论或一元论的泛神论的印度教形式，如不二论时，《星球大战》却非常赞同这个观点。一元论的泛神论认为一切都是一，一切都是由一个非个人化的能量或原力渗透。在《新希望》中，欧比旺评论说：“原力给予绝地武士能力。这是一个由所有生物创造的能量场。它围绕着

我们，渗透我们，把整个星系结合在一起。”在《帝国反击战》中，尤达说：“生命创造了原力，使原力成长。它的能量围绕着我们，将我们结合在一起……你一定会感觉到围绕着的原力，就在你、我、这棵树、这个岩石中间，它无处不在。”泛神论跟基督教的世界观完全不同。在基督教并犹太教中，上帝是超越一切的创造主，祂与造物是分别不同的。祂在世活动，但祂并不是一个在世流动的非人格化的能力。

佛教

就像其他世界性的宗教一样，佛教也是多样化的，但基本要点包括精神上的超脱或开悟均依赖于脱离欲望。绝地武士在某些方面遵循禅宗佛教的道路，他们训练自己的意念，以求达到成佛的状态。尤达给他们的大部分训练，都植根于这样的佛教理念。在《西斯的复仇》中，我们被告知：“训练自己要放手，要把自己害怕失去的一切都放手交出。”这些都与佛教的避免依附的教训相似。¹⁷

冥想主义

冥想主义在《星球大战》中也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特别是旨在倒空意念的冥想。在《幽灵的威胁》中，为了得到原力，尤达鼓励其中一个人物要“安静你的意念”。在基督教中，人类的主要问题不是依附或欲望，而是罪。解决的答案只有全然的悔改和通过基督的救赎，而不是佛教的冥想。此外，基督教的沉思默想不是要倒空思想或开悟，而是要专注于上帝及其真理。

神秘主义

神秘主义是试图进入或操控超自然或超自然的力量。在《星球大战》中，神秘元素包括悬浮、心灵感应、隔空取物、读心术、占卜、千里

眼，及联系提升大师（招魂术）。《申命记》第 18 章中的经文严禁灵媒和巫术，因这种活动不是依靠上帝，而是依靠邪灵。

做你觉得正确的事情

乍一看，《星球大战》似乎称赞普世道德，特别是当各路英雄去阻止邪恶的时候。然而《星球大战》的伦理基础却是沙子。如果原力都是一个，渗透一切，那就没有实际的善与恶存在的空间。在《西斯的复仇》中有一个人物说：“只有西斯（黑暗绝地武士）才有绝对的存在”，表明其道德的相对主义。如果一切都是一，那么就没有道德分歧的空间。善与恶是同一个整体，在这种结构中的伦理必然堕为相对主义。

《星球大战》的认识论也好不到哪儿去。在《幽灵的威胁》中绝地武士说：“要感觉，不要思考。”这简洁地概括了《星球大战》获得知识的方法。在《星球大战》中，真理也是相对的。为了回报绝地武士，欧比旺说：“我们宣告的许多真理，都依赖于我们自己的观点。”在此之前欧比旺为其谎言辩解说：“从某个特定角度来说，我告诉你的就是真实的。”在《星球大战》的哲学框架内，其认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主观的，就像其伦理观一样。它的伦理观是道德的相对主义或情境伦理，而不是根源于上帝超越和绝对的道德标准。

原力和信心

《星球大战》是否展现了基督教的主题，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基督教的寓言？当然不是。《星球大战》中许多关键的理念都根植于非基督教的宗教和哲学。基督教人格化的超越的上帝，是不可能与《星球大战》中非人格化的、泛神论的原力调和的。此外，那些认为圣灵相当于原

力的人是在神学上混乱的人。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第三者，不是一个非人格化的“力”、“能量”或神的气息。此外，尽管阿纳金·天行者是童贞女之子的“天选之子”，这种表面上跟基督相似之处，却与耶稣的本质、目的及救赎的工作截然不同。论及《星球大战》的二元论，基督教确实包含善恶两种因素，但圣经中叙述的宇宙之战，其方式完全不同于《星球大战》。

在星球大战的宇宙中，死亡与开悟的非人格化的原力结合，但基督教认为死亡使信徒与宇宙的创造者上帝合一，同时他们保留着自己的个性。此外，基督教的救赎是悔改和信靠基督和祂的救赎工作的结果，是上帝所赐的恩典，而不是人的行为。《星球大战》则通过绝地武士的路径，提供了实际上是靠行为自我驱动式的开悟。最后，在《西斯的复仇》中，电影告诉我们绝地“已经获知不朽的途径”，以此说明密宗的知识会引致不朽。

让原力使你着魔

乔治·卢卡斯曾经说过，“我记得在我十岁的时候，我问母亲说：‘如果只有一个上帝，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宗教？’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得出的结论是所有的宗教都是真的。”¹⁸这就毫不奇怪，为什么《星球大战》的世界观就是促进各种信仰的合一。这与基督教的核心信条格格不入。此外，开悟不是救恩。《星球大战》的救恩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基于行为的体系，而不是以救主为中心。绝地的宗教，是每个人自己负责自己的开悟。当谈到真理和知识问题时，基督教要求我们查验证据，并用智慧去理解和做批判性的研究。虽然信仰会参与其中，但信仰不是盲目的信仰。相反，《星球大战》却鼓励个人的“感觉”，

而不是“思考”，让人在自己里面寻找答案。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把所有的直觉都置之不顾，但直觉不应该成为我们寻求真理的指导原则。

最后，我们一定不能让我们的星球大战的技术才华和特效，来压倒我们的理解力或对电影表现出来的世界观的评判。高产值并不总是等于高的真理价值。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欣赏这些电影的艺术性或娱乐性，但这确实意味着我们不能忽视或置之不理这些电影呈现的混乱理念，或这些理念对观众的影响。

作者简介：

罗伯特·维拉德著有多本书，包括：《视觉防御 A Visual Defense 》（ Kregel Publications, 2013 ），《与 C.S. 路易斯对话 Conversations with C. S. Lewis》（ InterVarsity Press, 2008 ），《皮克斯的智慧 The Wisdom of Pixar》（ InterVarsity Press, 2010 ），《纳尼亚的中心 The Heart of Narnia 》（ NavPress, 2008 ），以及《检验替代医学 Examining Alternative Medicine》（ InterVarsity Press, 2001 ）。他从南方福音神学院获得了硕士学位。

1. 本文将针对《星球大战》系列中的六个主要电影，按照上映时间有：包括：《星球大战 4：新希望》（ 1977 ）；《星球大战 5：帝国反击战》（ 1980 ）；《星球大战 6：绝地归来》；《星球大战 1：魅影危机》（ 1999 ）；《星球大战 2：克隆人的进攻》（ 2002 ）；《星球大战 3：西斯的复仇》（ 2005 ）。为了简单起见，本文以副标题提及具体电影的名字，并以星球大战代表整套电影。
2. 《星球大战电影票房史 Box Office History for Star Wars Movies》见 <http://www.the-numbers.com/movies/franchise/Star-Wars>.
3. 《星球大战特许经营总收入 Star Wars Total Franchise Revenue》见

<http://www.statisticbrain.com/starwars-total-franchise-revenue/>.

4. 形而上学是哲学解决最终现实问题的一个分支，例如：上帝的存在、祂的本质、人生的意义。认识论是哲学解决有关知识问题的分支。

5. 如罗伯特·维拉德《电影是新文艺 *Film Is the New Literature*》见 <http://www.patheos.com/Resources/Additional-Resources/Film-Is-the-New-Literature.html>.

6. 如 T. M. 穆尔《赎回流行文化 *Redeeming Pop Culture*》（Phillipsburg, NJ: P and R Publishing, 2003）及肯尼斯 A. 迈尔斯《上帝的孩子和蓝皮鞋 *Children and Blue Suede Shoes*》（Wheaton, IL: Crossway Books, 1989）。

7. 弗朗西斯·薛华《艺术和圣经 *Art and the Bible*》（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1973），62.

8. Ibid., 63.

9. 有人会说卢卡斯因为“出卖”艺术，而损害了他的艺术诚实。

10. Ibid., 69.

11. Ibid., 64.

12. 见蒂克·斯达《绝地大师的基督教智慧 *Christian Wisdom of the Jedi Masters*》（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2005）；迦勒·格兰姆斯《星球大战耶稣 *Star Wars Jesus*》（Enumclaw, WA: WinePress Publishing, 2007）；约翰·麦克道尔《星球大战中的福音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ar Wars*》（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2007）。为了回应那些声称星球大战最初三部曲是基督教寓言的人，请看：诺曼·盖斯勒和 J. 犹塔卡·阿蒙诺《原力宗教 *Religion of the Force*》（Dallas: Quest, 1983）。

13. 查尔斯 E. 穆尔《挑衅：克尔凯郭尔的属灵作品 *Provocations: Spiritual Writings of Kierkegaard*》（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2003），51.

14. 虽然导演乔治·卢卡斯受到一定思想家如约瑟夫·坎贝尔的影响是事实，特别是坎贝尔的《千面英雄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但本文将不深入到卢卡斯的传记细节，而是集中在其六个关键的星球大战电影。

15. C. S. 路易斯《反朴归真 *Mere Christianity*》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1952) , 65.
16. 霍尔沃森《世界宗教指南 *The Compact Guide to World Religions*》 (Minneapolis: Bethany House, 1996) , 221.
17. 《帝国反击战》的导演欧文·克什纳曾表示 , 他希望在电影里面包含佛教禅宗的思想 (Geisler and Amano, 34) .
18. 比尔·莫耶斯《神话和人 *Of Myth and Men*》 , Time, April 26, 1999.